

秦罗敷与罗敷庙村

□晚报记者 金月全/文 通讯员 邢耀伟/图

据汉乐府《秋胡行》记载：“秋胡，传说即罗敷之夫，家淮阳，纳妇五日而游宦（外出为官），三年休官还家。其妇采桑于郊野，归至而不识其妻，见而悦之，乃赠金相戏……”

汉朝时候，扶沟县城东南6公里蔡河（故道在扶沟境内叫清水河，淮阳境内叫蔡河）之畔王家村秦家生了个女儿，取名罗敷，长得美丽动人。勤劳善良的罗敷自小喜欢养蚕织布，相传，她织的绸缎上有云锦、花朵、凤鸟等各种美丽的图案，鲜艳如画，很受人们喜爱。罗敷的聪明能干和美丽善良得到了乡亲们的交口称赞。她出门采桑时，总爱提着一只精美的桑篮，桑篮上的络绳用青丝编成，桑篮的提把用桂树枝做成。罗敷头上梳的是斜倚一侧的“倭堕髻”（当时的一种流行发式），耳朵上挂着晶莹闪亮、价值连城的明月珠，上身穿一件紫红綾子短袄，下身围一条杏黄色绮罗裙。罗敷身上的一切都是鲜艳的、明丽的、珍贵的、动人的，以至于周围的人都被罗敷所吸引：“行者见罗敷，下担捋髭须。少年见罗敷，脱帽著幘头。耕者忘其犁，鋤者忘其鋤；来归相怨怒，但坐观罗敷。”（出自《陌上桑》）

后来，罗敷嫁给蔡河下游淮阳县的一个叫秋胡的人为妻。结婚5日，丈夫就远离家乡到鲁地之兖州（今山东兖州）做官。罗敷在家养蚕、缫丝、织布、侍候公婆。年轻的罗敷十分思念远在千里之外做官的丈夫，经常登上村外的一处高台，远望山东方向，希望丈夫早早结束宦途，回乡夫妻团聚。后来人们就把这个高台称为“望鲁台”，把这个村庄叫做“鲁台村”。这是对淑女守信的纪念。直到今天，淮阳县还有一个鲁台镇，就是因此而得名的。

一天，罗敷正在村外桑林采摘桑叶，被一过路使君看见了。这位使君见了罗敷，就派手下人去问：“这是谁家的漂亮女子？多大年纪了？”罗敷不动声色，一一作答。使君问道：“种地不如遇上丰收年，采桑养蚕不如遇上个做大官的，你可愿意坐上我的车，跟我回去？”罗敷的回答语气十分强烈：“我采桑力作，孝养公婆，不要人之金。何况你有你的妻，我有我的夫。各安其家室，乃是礼教之大义，岂可逾越？”为了摆脱使君的纠缠，罗敷就机智地夸丈夫的威势：“东方千余骑，夫婿居上头。何用识夫婿？白马从骊驹，青丝系马尾，黄金络马头；腰中鹿卢剑，可值千万余。十五府小史，二十朝大夫，三十侍中郎，四十专城居。为人洁白晰，鬢鬓颇有须。盈盈公府步，冉冉府中趋。坐中数千人，皆言夫婿殊。”（出自《陌上桑》）罗敷越说越神气，越说越得意，而这个使君却越听越晦气，灰溜溜地离开了。



罗敷供像



罗敷像

等到罗敷采桑回到家中，发现那位对自己不怀好意的使君竟然是她在山东做官的丈夫。羞愤之下，罗敷便纵身投入村外的蔡河，刚烈地结束了自己年轻美丽的生命。故旧志载，“陈州（今淮阳县）有鲁台集，人传秋胡家于此，西有采桑园，旁有河，即投河处。”

2000多年来，在罗敷的家乡一直流传着一个凄美的故事：罗敷投身蔡河后，她的芳魂满怀一腔贞烈，尸体沿着蔡河溯流直上，飘飘荡荡一百多里，一直飘到娘家王家村西北角的河湾里，水流直打漩涡，再也不肯前行了。村里的乡亲们发现

罗敷的尸体后，就打捞出来埋葬在清凌凌的蔡河之畔，并在墓冢旁边建起了“罗敷祠”，又称“罗敷庙”，以纪念这位勤劳美丽、忠贞善良的女子。“罗敷庙”后来也有人称为“秋胡庙”，但从来没有祭祀过薄幸郎秋胡。明清时期的《扶沟县志》均记载，“秋胡庙在城东十里。秋胡庙里供奉的不是秋胡，而是罗敷其人。”因为秋胡是被历史和人民否定的人物，是陈世美一类的小人。花天酒地的官场生活使他完全昏了头，到了自家门口，竟然把自家的妻子当成野花来采。后来人们干脆就将村子改名为“罗敷庙村”。另外，虽然当地史志上称罗敷为“罗夫人”，但至今村里人一直称呼罗敷为“姑娘”，从不以“夫人”称之。这是与当地人对本地姑娘出嫁后，无论年纪再大再老，也称为闺女、姑娘，而不以“夫人”或“娘娘”相称的习惯相一致的。当地人还传说，如果为罗敷塑像，一定要口称姑娘，不能称呼其他，否则，像就塑不起来。

据史料记载，罗敷庙规模宏伟，历史上最近的一次修缮是在清代咸丰六年，有房屋68间，正中大殿供奉有罗敷铜像一尊，容貌俊美，身材窈窕，面目和善。庙宇内香火兴旺，四面八方的香客络绎不绝，犹以姑娘、妇女最多。当地人对罗敷的崇敬还在于其生性善良，乐于助人，作为神祇，能庇佑一方。当地人说，如果谁家的小孩闹人，把他放在罗敷像前，他就会自己乖乖地玩耍；哪家女人受了委屈，到罗敷像前去一趟，罗敷就会帮助其化解家庭矛盾。罗敷俨然成了妇女儿童的保护神。

坐落在扶沟县城东南6公里的吕潭乡罗敷庙村里的罗敷庙历史悠久。明代万历十四年，扶沟县出了一位进士，名叫何出图。他曾写了一篇《罗夫人祠辨》，从这篇短文里可以看到一些明代以前的资料，何出图说的罗夫人就是罗敷。由此可知，至少在明代这里就有了罗敷庙。而清康熙年间，扶沟县令屠又良游历罗敷庙后，写了一首《秦罗敷庙》诗：“古庙千年尚到今，残碑未许藓痕侵。红颜不受桑间赠，羞杀衣冠暮夜金。”由此推算，至少在隋唐以前，这里就建有罗敷庙了。清康熙年间，中书舍人、通许知县王应佩在拜谒罗敷庙后，也题诗二首。其一曰：“传说秋胡薄幸郎，却金贞妇有幽光。到今孤影临河水，更遣清风吹陌桑。”其二曰：“荒原遗冢漫争扬，此地相传是故乡。总是人心怀孝烈，芳踪到处说罗娘。”另外，当地人还传说，在蔡河畔罗敷尸体打捞出水后停放的地方，一直寸草不生，令人惊奇。明清时期，因黄河多次决口，泥沙湮没了蔡河故道，这个奇观才逐渐消失。特别是1938年那一场泛滥的黄水，几乎把整个庙宇淤平，庙内罗敷的铜像也被邻村河业刘村的某人取走不归还，并在河业刘村北头建立了一座小庙供奉。但那座小庙一直兴旺不起来，终至湮灭……但罗敷的铜像也最终因此不知去向。

罗敷的事迹，在当时就流传很广，被人们写成诗歌来歌颂。这首诗就是《陌上桑》，又名《艳歌罗敷行》，是中国文学史上的名篇。《陌上桑》是汉朝时代一首著名的乐府民歌，并被写成《秋胡戏妻》的戏剧，广泛流传。

2000多年来，罗敷更是成为历代文人墨客吟咏的对象。曹操、李白、白居易等著名诗人都有赞美罗敷的诗篇。唐朝大诗人李白有一首《日出东南隅行》，赞美罗敷说：“秦楼出嫁丽，正值朝日光。陌头能驻马，花处复添香。”另一位大诗人白居易也写道：“野店东头花落处，一条流水号罗敷。芳魂艳骨知何在，春草茫茫墓亦无。”元杂剧又把秋胡戏妻的故事推上舞台，即《秋胡戏妻》，又名《桑林传》，至今还有京剧《桑林会》不断上演，著名京剧大师梅兰芳、尚小云都曾饰演过秦罗敷，并且作为自己的保留剧目。

记者在走访中发现，扶沟民间至今还流传着有许多与罗敷相关的故事。其中一个就是：罗敷庙村边的蔡河向东南流入西华县境，明朝万历年间，由于黄河多次决口，夺蔡河河道入淮河，挟带大量的泥沙。后来，黄河决口被修复，重归故道，而蔡河却被淤塞了，扶沟的积水流到县东南后，再也排不下去了，在现在扶沟县的汴岗、大新、吕潭等乡镇一带，淹没了十几万亩庄稼，老百姓叫苦不迭。为治理涝灾，扶沟知县打算招集民工疏浚蔡河，引水进入颍河。但是挖到扶沟与西华交界处，西华知县不让往下疏浚，扶沟的水涝仍然治不下去。于是，扶沟知县心生一计：约西华知县踏访蔡河故道。当他们来到罗敷庙村时，观赏当地著名景观——“芳庙春色”。当他们走到罗敷庙内一石碑前，扶沟知县摇头晃脑地念起碑文来。扶沟知县念着念着，竟高声吟起诗来：

千年古庙寻芳踪，
秦氏夫人跳蔡坑！

在一旁观看的西华知县一听大笑起来：“仁兄，你吟错了，罗敷跳的不是蔡坑，是蔡河！”

“是蔡坑！”
“是蔡河！”

在两知县争论不休之时，扶沟县衙的师爷凑上前去说道：“二位大人莫争，小人诸事不晓，但这位大人既然说是蔡河不是蔡坑，是河为什么不疏浚疏浚，救救这一带的百姓呢？”西华知县一听语塞了，又看到扶沟百姓淹得实在可怜，于是，不但同意扶沟县的民工到西华境内开挖蔡河故道，还派了西华民工支援扶沟。但也有传说是罗敷给两知县托梦才促进蔡河疏浚的。

如今，罗敷庙依然屹立在罗敷庙村中。令人感动的是，村里人一直为自己村里出了这位勤劳美丽、忠贞善良的罗敷姑娘而自豪，把她放到最高地位来祭祀。罗敷的庙宇一直在玉皇大帝、王母娘娘、如来佛祖、观世音菩萨、人祖伏羲等全神庙的上首，即罗敷庙、全神庙一字并列，而罗敷庙在东居上首，全神庙在西居下首。这在全国也是罕见的。秦罗敷在村里人心中的地位由此可见。

2000多年来，罗敷美丽动人的形象一直被人们传颂，她的名字成为我国古代美丽忠贞、勤劳善良女子的代称。至今，罗敷庙村仍然有罗敷庙存在。因为罗敷缫丝、纺织很有名，当地群众还称呼她为“罗丝姑娘”，把她当做纺织女神来祭祀敬仰。



周口市旅游局邀您同行

看周口
读周口
品周口

扶沟篇(三)